

目 录

卷上	(2)
第一章	(3)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9)
第五章	(71)
第六章	(84)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36)
第十章	(150)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71)
第十三章	(187)
第十四章	(200)
卷下	(218)
第十五章	(219)
第十六章	(240)

第十七章.....	(263)
第十八章.....	(273)
第十九章.....	(286)
第二十章.....	(298)
第二十一章.....	(310)
第二十二章.....	(324)
第二十三章.....	(339)
第二十四章.....	(351)
第二十五章.....	(359)
第二十六章.....	(372)
第二十七章.....	(384)
第二十八章.....	(393)
第二十九章.....	(408)
第三十章.....	(422)
第三十一章.....	(433)
第三十二章.....	(444)

卷 上

第 一 章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高邮盐务司主任秘书费庭炎的丧礼举行开吊。前来吊祭的生前好友，每个人都在乌黑的灵柩前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脚尖点着地，轻轻走开。男人到一边去，女人到另一边去。这个丧事办得潦草，是朋友们匆忙之间准备的，因为随后要将灵柩运回原籍安葬。

那天又潮又热，令人极不舒服。四五十个人，男女老幼，拥挤在费家的小院子里。这是一所租来住的旧房子，屋里顶棚并没有裱糊，露着房梁椽子，也没有上油漆，那些朋友以前大都没来过，现在看见这栋房子，对费秘书夫妇住得这样简陋，颇感意外。因为，费庭炎家是嘉兴的富户，是上海以下湖泊地区的大地主。他书房里陈设得疏疏朗朗，萧然四壁，虽然杂乱无章，也有几分文人高雅气氛。他生前，在今天来的朋友中是有几个来此聚过的。屋子内两个有窗棂的窗子，原来的红漆业已褪色，看来暗然无光，有的地方龟裂成纹，窗外的光线本来就嫌不足，现在低声细语的客人来往走动，人影幢幢，屋里就显得更为阴暗了。有的女客留意到窗角儿上有蜘蛛网，知道这位新寡的文君，不是个勤快的主妇。

费庭炎同事有好多是由于好奇心而来，要来看看这位年

轻的寡妇，因为，主任秘书这位妻子貌美多姿，早已闻之久矣。他们知道，今天这位漂亮夫人会出现，会站在灵柩之旁，向来此吊祭的客人答礼。

这个哀伤的祭奠，使人心中感到不安，因为情形总是不太对。在肃穆丧事的气氛和看来令人惧怕的棺木，与半为丧帽垂掩的年轻寡妇雪白细嫩的面庞之间，存有强烈的矛盾。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身子罩在宽大的粗白布孝袍子里，她真像一个活人做成的祭品。她那犹如皎洁秋月的脸露出一半，眼毛黑而长，鼻子挺直，浓郁美好的双唇，端正的下巴，在屋子那一端，在供桌上一对素烛摇晃不定阴森可怕的光亮中，隐约可见。她粉颈低垂，仿佛对这件丧事以后的安排，表示无言的抗议。大家都知道这位寡妇才二十二岁，在当年上流的名教传统里，读书人的遗孀，或上流社会富有之家的寡妇，按理是不应当再嫁的。

那些男人，对这个年轻的寡妇是不胜其同情之意的，觉得她那么年轻，那么美，牺牲得太可惜。那些男人，大部分是盐务司的官员。他们大都已经婚配。这天带着太太孩子们来的，各人心里各有用意。有的是为了人情应酬，有的是觉得在这场猖獗的霍乱之中，同事暴病死亡，心是着实惊惧。那些低级员司也来祭奠，本来不喜欢他们那位傲慢无礼的同事，但因盐务使命令他们给这位寡妇捐一大笔钱，聊尽同仁的胞泽之义。其实低级员司们拿出这笔钱已感吃力，而这个家道富有的丧家并不需要。那些官员之中，有一个人正在等着他的家眷在一个月后自原籍前来，并且已经租妥了房子，正打算买一张讲究的铜床和几件红木家具，心里知道这位寡妇是要走的，他可以出低价

买下那批家具。

薛盐务使，身体高大，眉目清秀，深深觉得在棺材店都快把货卖光之时，凭了他的势力，能买到一个质料那么好的棺材，实在脸上有光彩。他打算亲眼看见人人称赞那口棺材，自己好感到得意，所以他故意放风声，说未亡人年轻貌美，楚楚动人。

盐务司对这位年轻寡妇总算是尽力而为了，因为丧家没有一个人出来，就办了丧事。司里派了一个老家人帮助运灵还乡，但是这个老家人连升是个半聋子，又不懂当地的官话，完全派不上用场。

依礼，丧事须要有个人站在灵柩旁边，向祭奠的人还礼，即使一个儿童也未尝不可。但是费太太没有儿女，只好她自己站在棺材后面，披着麻布孝衣，着实可怜。她的腿移动之时，硬硬的麻布孝衣也就因移动而悉索作响。可以看得出来，她那浓密睫毛后面的眸子，时时闪亮，似乎是心神不安。有时，她向上扫一眼，对眼前来吊祭的客人似乎是视而不见，因为她正在茫然出神，对当时的事情是一副漠然无关轻重的神气。她前额上的汗珠儿则闪闪发亮。她的眼睛干涩无光。她既不号啕大哭，也不用鼻子抽噎，按说，她应当这样做才合乎礼俗。

来客之中，好多人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她怎么敢不哭呢！按照习俗来说，丈夫的丧礼上，做妻子既不落泪，又无悲戚之状，当然使人吃惊。她除去鞠躬还礼之外，便再无所为，这个别无所为，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遵规矩守礼法的人，看来都觉得很厌恶。就犹如看见人燃放炮竹，点火之后，却寂然无声，并不爆炸一样。

有的男客已经退回到东厢房，东厢房正对着前面的庭院。大

家在那儿谈论当前的事，倒谈得津津有味。

一个年长的男人说：“你想，老费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太太，还去各处乱嫖！”

“这种事谁敢说？你看见她两只眼睛没有？那么深，那么晶亮，那么滴溜乱转，真是水性杨花。男人死了，她才不难受呢？”

“我看见了，那对眼睛那么美，那么多情！我敢说，她一定会再嫁的。”

另一个同事听了很烦恼，他说：“住嘴吧！咱们凭什么妄论是非？总而言之，现在闹瘟疫，我知道庭炎有两个哥哥。他们老头儿自己不来，也应当派一个儿子来，不应当让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自己办这些事情啊！”

一个瘦小枯干穿着长及脚面长衫的男人说：“连抽抽噎噎的小声儿哭都不肯。”

这时，一个六十几岁说话温和的老先生，方脸盘儿，带着牛角框儿水晶眼镜，他说：“不应当让她一直站在灵旁还礼，她不能老这么站几个钟头哇！”他是学校的王老师，也是费家的邻居。他唇髭渐白，颌下胡须稀疏而微黄，在他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年龄，他也以读书人之身深为人所尊敬。他手里两尺长的旱烟袋，并没有点着，只是在手里拿着玩弄而已。

薛盐务使，用他那很重的安徽口音也插嘴说话，他那浓密的黑胡子，随着他说话也分明地移动。他说：“我想今天除去咱们司的同事之外，没有多少外来人。咱们若不说什么，人家也不会说的。并且，她哭不哭，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运灵一事，我已经派我外甥来帮忙，不会有人说咱们司里不尽心尽力的。”

一个团团脸的年轻人，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说：“好啦，总而言之，像您所说的一样，瘟疫流行啊。有什么办法！”他又向王老师说：“他们家也用不着这么胆儿小，应当派一个哥哥来，办丧事总要像办丧事的样子。”

“当然，他们应当在老家正式办这件丧事，他们只是想把灵柩运回去。其实，他们应当为这个寡妇想一想，她这么年轻。”

“她今年多大？”

王老师回答说：“二十二岁。”

“他们结婚几年了？”

“我内人告诉我，才两三年，俩人并不怎么和美。算了，这与咱们毫不相干。”王老师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问题。

这时王老师的太太过来，向丈夫耳边低声说话。这位太太方脸盘儿，五十几岁年纪，上嘴唇长，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是一团和气，使别人心情愉快。

她说：“若是再没有什么客人来，咱们就让费太太到后头歇息去吧，现在差不多快到晌午了，一个女人站几个钟头，可不是开玩笑，又没有人能跟她替换一会儿。诸位先生，也体谅一下人家吧！”

王老师站起来，走到高个子的盐务使大人跟前说：“大人，这也不是什么大典礼。客去主人安，咱们不用等着吃面了。怎么有心情吃东西呢？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您说一句话，大家就都走了，教费太太也歇一歇儿吧！”

薛盐务使转来转去的眼睛紧皱了一下儿，这表示，虽然他名声不佳，人人皆知，只要与女人相关之处，他也不是不懂怜香惜玉的。

他用喉音说：“当然，你的话很对。”

他又进入中厅，这就是向大家示意，他没说什么，只是眼神一表示。每个人都看见了，也会意了。他外甥刘祐，刚才一直登记礼品奠仪，现在从靠近门口的桌子那儿站起来，合上了账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灵前，行礼告别；都默默鞠躬为礼，脸色凝重，轻轻走出门去。

薛盐务使在灵柩旁边多徘徊了一会儿，用手指头的关节叩了叩棺材，听了听坚硬的声音，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气。

他自己低声赞美道：“这么好的木头！”

在这个当儿，年轻貌美的费庭炎的遗孀抬起了头，显然是轻松下来，不过一双眸子里，仍然似乎是有满腹的心事。

客人走了之后，王老师仍然留下未去。他太太负责准备了简单的汤面、馒头，作为午饭，现在正帮着办理礼俗上该办的事。即使盐务司这些同事已经离去，还有街坊邻居来吊祭的，所以也须要按照礼俗办，不能稍有疏忽。凡是带有礼品来的，都要送给人家馒头，等于是回礼。类似这些琐事，都得要女人照顾。

费太太内心非常感激。王老师王师母住在街的那一头儿，费太太，年年轻，过去觉得寂寞无聊时，常到王家去和孩子们玩玩，她很喜欢王家的孩子。其实，费太太对王家，不论是王老师或是他太太，都算不上真正知己；但是现在费家突遭不幸，大祸临头，极需要帮着办这件繁杂又涉及外面人情应酬的丧事，这对夫妇突然光临，万分同情，伸出援手，正是费太太所急切需要的。

王师母引领她到了里间屋，她对王师母仅仅说了一句：“多谢您。”而且不够热诚。她说这话时，甚至连抬头望一下儿都没有。说话的声音很轻，清亮，特别柔和，像一个声音清脆但隐藏着裂纹的铜铃儿一样。她说话满像小孩子，没有造做，不装什么样子。她好像想了一下儿，又说：“您两位若不来帮忙，我真不知道怎么好。”

王师母说：“你一个人嘛！朋友来做这点儿事，是应当的。”

这老老实实的致谢，对方也就同样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接受了。

王师母又说：“现在你躺一下儿。我到厨房给你端碗面来。还人家礼由我去办。你不用操心。你还得养足体力，还要走坐船回家这段路呢。”

她帮助这位新寡的少妇脱下丧服。脱下之后，立在王师母面前的，是个美貌动人，青春年少，几乎依然是个小姐身材的白衣少女。牡丹（这是这位新寡文君的名字），今天早晨总算压制住脂粉的诱惑，因为怕人家说闲话。不过她那自然青春的艳丽和两片噘起的樱唇，也并不需要什么化妆品。王师母看见她前额上的汗珠儿，拿过来一条毛巾。

王师母帮她擦汗时说：“穿着那么厚的孝衣，大概快把你憋死了。今天热得出奇。”

这时，牡丹眼里流出了两滴眼泪，晶莹闪亮如珍珠，在眼边停了停，快要掉下来了，她又勉强抑制住。

在王师母离开屋子之后，她才躺在床上，真正痛哭起来。这是丈夫死于瘟疫之后她第一次哭，并且哭得十分伤心。过去那几天她曾经极力想哭，但是没有眼泪。现在水闸打开了，意料

不到的热泪洪流，如春潮般决堤破岸倾泻而来。

她躺在床上想，不是想她丈夫，而是想自己，想自己的将来，还在茫无头绪。想自己的青春生活，这段青春生活怎么样过。她的婚姻生活里没有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办理的，为这种婚姻，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她过去那一段生活，是一连串的挫折坎坷，并非只因为费庭炎的公然玩弄女人，或是粗俗不文，年轻气傲，言谈举动惯于端架子讲派头儿，这些都是她看着不顺眼，都是使她憋气的。她天性多愁善感，温柔多情，她知道爱情应当是什么样子，她知道一个失望的爱情生活里的甘苦，她也知道自己的情郎和自己在棒打鸳鸯两处分后的痛楚愁恨。她的情郎金竹现在已经娶妻，有了两个儿子。但是她和金竹在她出嫁后，一直藕断丝连，暗中幽会。她觉得自己像苍蝇粘上了蛛网，纠缠起来使她神思混乱。现在她的眼泪从无以名之的深渊流了出来，现在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她分明有所盼望，但所企求者为何，自己又不了然。可是在她哭了一阵子之后，觉得轻松了不少，觉得好多了。

在来吊祭的女客，因为她如此年轻而丧夫，还要寡居守节而悲叹她苦命之时，她不由地心中窃笑。女客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都觉得她可怜，都分明说年纪轻轻的守寡可真“难”。（按照中国那时的习俗，谈论寡妇和谈论新娘一样，寡妇和新娘是不能答言的。）

那些女客认为她是要含辛茹苦遵守妇道的。所谓寡妇要遵守的道德，已经由圣人分为两类：一是终身守寡，做节妇；一是抗命不再嫁，一死做烈妇。

对这两种想法，牡丹都一笑置之。在她追求生活的欢乐和

自己青春的气质之下，她觉得做节妇，做烈妇，全无道理。她心中正在思索寻求——这也受了她读书的影响——在寻求每个男女都感到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她聪明，有见地，绝不为别的女人的话所动。她天生气质强烈而敏感，高尚而不同于流俗，热切追求理想。世俗传统的善良，常人所认为的美德，她全不留意。她赶巧自己嚤嚤啜泣，或是号啕大哭，那只是因为她心中想哭，并无其他缘故。

王师母在厨房待了半天之后，用一个调盘端进来一碗热腾腾的面，还有开胃口的酸辣味道的菜，大大出乎她的意外，那位少妇乌云般的黑发松垂在肩上，低着头，在竹子书橱里正在找什么东西，很不像一个寡妇的样子。

王师母责备她说：“你找什么呀？来，你得吃点儿东西啊！”

新寡的文君一回头，王师母看出来她那秋水般的眸子里的急切激动的神气。牡丹的脸变得绯红，仿佛心中的秘密泄露了一样。

王师母搬了个椅子，说：“坐下，吃吧！”声音腔调就像个母亲对女儿说话一样。又说：“我炸了几个火腿蛋，我跟你一块儿吃，你一定要吃呀！”

牡丹微笑了一下，笑得很愉快。她知道王师母平日是怎样照顾她自己的五个孩子，所以这位太太对她这么关心照顾，她也不感到意外。

牡丹正在吃饭时，王师母看见她又红又肿的眼，大声说：“来祭奠的客人现在看见你就好了。”

“牡丹听了茫然不解，问道：“为什么？”

“你总算真哭了。”

这位新寡妇立刻回了一句：“我知道，这样儿他们才觉得对，是不是？”

现在又静了下来，牡丹不声不响地吃那火腿蛋。没有人知道，也不了解为什么她刚才躺在床上哭。她但愿王师母不在她屋里，她好一个人静静地想自己的心事，想自己烦恼的问题。她很愿确实知道刚才王师母没有看见她包扎那些爱情书信。

现在王师母在这段平静的时候儿，有一搭无一搭地问她：“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儿，你在那儿找什么东西呢？”

牡丹扯了个谎说：“我找杭州府志。”

“你们家是杭州吗？”

“是啊，我是余姚县人。”

“我想丧事过了一百天之后，你要回娘家去看看吧？”

“是啊，我想回去。”

王老师这时在外面门上敲了敲，他要茶。他已经在书房吃完了饭，想知道她们正在干什么，什么时候儿他太太可以回家去。

“你先回家吧！我要陪一陪费太太，她有东西要收拾。”

出乎王老师的意外，那位新寡妇站起身来请他进去坐。

这位学究犹疑了一下，虽然他太太也在屋里，按他这老一代的人想，按圣人之礼，他是不应当进入邻居女人的卧室的。

牡丹看到王老师脸上犹疑的样子，她就走到门前来，恭恭敬敬地问他说：“您和师母这么帮忙，我必须向您两位特别道谢。我现在把茶送到书房去，还有事向您请教。”

过了片刻，这位少妇用茶盘端着茶到了书房门口。王老师站起来，说了一声：“不敢当。”

牡丹的态度很爽快利落，不像丈夫死了半个月的寡妇。王老师看见这个青春的仙女站在他面前，心里猛然抽搐了一下子。一个年轻的女人，命定要终生守寡。他心想，这是不可怀疑的。至少，有功名的读书人的遗孀，要一直守节，这是天经地义的。普通男人的寡妇常常再嫁，秀才、举人的寡妇，按儒家的伦理规矩，是应当守节居孀的。

这时候，王老师觉得他面前这位少女能否守节不嫁，可很难说。她看样子不太像。

“王老师，您对我们太好了。什么事情我都要求您指教。明天我就要和连升一块送灵柩回家。我由这儿到船上这一路，当然要穿上孝服。可是，随后一路之上，是不是要一直穿着呢？”

“费太太，我想这要看个人的心意。在上船下船时，你当然应当穿，尤其是下船的时候，因为公婆要来接你。”王老师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又说：“你自然应当这样。我认为必须如此。你应当一路地哭，直到灵柩抬到家里为止。我自然不认识你的公婆，但是按人情之常，他们一定愿意你这样做。到时候，一定还有妯娌，还有邻居的女人们，他们一定在场观看。你当然不愿招她们背后说闲话。”

王老师话说得流畅而纯熟，好像寺院里的执事僧或是古迹胜地的导游一样。

“我以后会怎么样呢？”

“大概是，丈夫家会给你收养一个儿子，好继续你丈夫的后代香烟。他们总是会这么做的。他们认为一个寡妇有个孩子照顾，会清心寡欲，安心守节。你要知道，我并不是说年纪轻的守寡容易，可是总得要守过去呀。你先生有没有功名？”

“不能算是真有。朝廷为水灾赈济时，他拿钱捐了个贡生，那时我还没嫁给他。您知道，一千块钱捐个秀才，三千块钱捐个举人，我想是五百块钱捐个贡生吧。”

王老师认真望了望这位少妇的脸，然后说了声：“噢，是这样的。”

“您认为怎么样？”

王老师这时像对自己人说话一样：“事情是这样。这件事在你自己，完全在你自己。我不应当说什么。可是你来问我，你要知道怎么办。我说，这事完全在你自己。不过，一个秀才的寡妇再嫁的，的确从来没听说过。不过贡生的寡妇，也可以算进去。可是，大部分还要看你先生的家里怎么样。他们若提到给你收养个孩子，你就明白他们的用意了。”

“您觉得这么做对吗？”

“我刚才说过，这是个人的心意。并且，这要看你公婆愿不愿养活你。”

“女人总是愿要自己生的孩子，您说是不是？”

这位老学究觉得很难为情，不由得脸红起来。

“我想你应当拿这件事和你母亲去商量。我想你母亲还健在吧？”

“是，现在在杭州。”

“好，那么现在你就不要费心思了。规规矩矩守丧一百天，像个贤德的儿媳妇。也许他们会答应你回娘家去歇息歇息。杭州又不远。我听说，你是杭州梁家的姑娘。你听说杭州有个梁孟嘉吗？”

牡丹的脸上立刻亮起来。她说：“当然有啊。您说的是梁翰

林吧？我们是同宗，是堂亲。我们同宗都叫他‘咱们翰林’，没有别的翰林啊！”她对这件事颇引以为荣，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而言，一个姓，平均每百年出一个翰林，所以同宗都觉得荣耀。

“他应当能给你拿个主意。”

“他不认得我，他老是住在北京城。有一次他回杭州时，我见过他一面。那时我不是十岁，就是十一岁。”

“我想你大概认得他。我看见你们书架上有他的文集。”

牡丹扭着柳腰丰臀，懒洋洋地拖着脚步，走到书架子前面，指着第二层架子上的三卷书，兴高采烈地说：“这三卷。”

这时盐务使的外甥刘祐，进来和费太太说，船已经雇好，明天早晨由运粮河往下开船，费太太什么时候准备妥当，船就什么时候开。他再派人照料行李。刘祐，说实话，看见这位年轻寡妇脱了丧服，正和王老师谈得兴致勃勃，实在感到有点儿意外。

刚才偶尔提到北京城的梁翰林，在牡丹的头脑里引起了愉快的回忆。因为在她十一岁，正是头脑染之黄则黄染之苍则苍的年纪，年轻的梁翰林，那时才二十七岁，在北京城夺得文中魁元之后，荣归故里，一只手摩着她的前额，说她“漂亮，聪明”。这么两个赞美之词，对她的小姐时代，便有无限的影响。现在她往事的记忆，往日的印象、声音和家里花园的一棵特别的树，在忘记了好久之后，又浮现在她的心头。

王师母为人真好。虽然这位年轻的费太太在过去对她并不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虽然她明天就要走了，大概还一生不会再回来，她仍然觉得做人的本分，是应当一直把她照顾到底才对。